

江水奔流

■孙永库

感念 ——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1953年8月,付长江和众多英雄儿女染着朝鲜战场的硝烟荣归祖国。在那个人人崇尚英雄的年代,付长江回国不久,就和当药剂师的赵淑琴幸福牵手了。然而,甜蜜生活没过几天,付长江就接到新的任命。领导找他谈话说,因为国家不富裕,所以上级决定在大山深处秘密建设一个检修所,经组织决定,由他在技术上挑大梁,加强那里的力量,带领大家把废旧炮弹拆开,变废为宝,支援国家经济和军队建设。拆弹这项工作,危险性高,说白了就是与死神打交道,因此,要他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付长江用那个时代最真挚的语言,不假思索地回答:“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告别新婚妻子,离开喧闹的城市,付长江豪情满怀,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开往莽莽深山拆弹场的绿皮火车。绿色的火车在绿野中穿行了一天两夜,他的心,也像长江那条飘动的玉带,热烈地奔泻、流淌……

一到目的地,付长江目瞪口呆、头皮发麻:成千上万吨枪弹、炮弹,各类爆炸物,几乎填满了山沟,而且,仍有一列列满载枪炮弹和各类爆炸物的车皮,源源不断地运进这个临时贮存点。拆弹场地,已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接下来,付长江目睹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当年方圆百里,众多无辜百姓被日军侵华时遗留的毒气弹、炮弹,感染和炸死炸伤。付长江顿感肩负拆弹和销毁工作责任重大。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由于缺乏“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更缺乏必要的拆弹和销毁设备,从检修所成立到付长江退休30多年间,仅13任所长就有5人重伤,3人终身残疾……在这个被称为“鬼门关”的深山沟里,在这个“虎口拔牙”的集体里,几乎没有不挂彩的。

“我去拆弹场看了,干那个活儿一点不能分心,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所以,

我不能再让他一根肠子八下扯……”1962年,妻子赵淑琴不顾亲朋好友劝阻,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在城市的安逸生活,来到拆弹场,“陪老付一起过提心吊胆的日子”。难怪他们的儿女后来一起“声讨”:
“如果妈妈不辞掉在医院当药剂师的工作,不随军到这山沟,何苦到现在连正式工作都没有。”是的,赵淑琴永远也拿不到那份工资了,但她有的,却又是金钱永远也买不到的,那就是她为我军拆弹销毁事业献出的一颗金子般的心!

二

1985年5月,已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的付长江,到了退休年龄。但组织上在宣布退休命令时,却有重要交代,“你虽然人退了,但工作不能休,检修所所长现在还没有合适人选,拆弹专业人才还奇缺,你要在培养年轻人才上下些功夫。”已经退休的付长江郑重地向组织表态:“革命战士是块砖,我坚决做到任党唤!”

对拆弹人才断层现象,付长江忧虑了好一阵子,但很快,他锁着的眉头舒展开了,因为他的先进事迹广泛传播,以他为人榜样的青年人带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情壮志,从军械工程学院一毕业就到检修所拆弹场上岗了。经付长江在实践中的点拨,这些有知识的新技术员成长蛮快。经过两年“护花使者”般的栽培,付长江相中了王岩和隋传涛,于是,他把自己珍藏了30多年的三本拆弹资料,作为传家宝送给了他们。实际上,也是把拆弹事业托付给了他认为的“后浪”。

“救命啊!”随着一个女工的惨叫,拆弹工作台上窜起一股浓烈的烟火,在场的工人全呆了。技术员王岩闻声一个箭步上去,抓住燃烧的弹丸甩了出去,断断了燃烧弹与工作台下炸药的接触,一场天崩地裂的惨祸避免了。然而,王岩却住进了医院,左手三度化学灼伤……住院后的第23天,王岩带着终生弯曲的中指和食指,也带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回到了人们打赌说他“不能回来了”的拆弹场。在付长江的精心呵护下,王岩、隋传涛等人将50多种多国炮弹拆了个遍。他们在前辈付长江积累的资料基础上,协力攻关,又积累了40多万字的废旧弹药处理规范等资料。他们还革新35项拆弹工具,功效提高了十几倍。昔日恐

怖阴森的拆弹场,也植上了花草和常青树。1988年7月,王岩走上了检修所所长岗位。隋传涛、张振伟等骨干也成长为检修所的“台柱子”。

准备“退”下来的付长江,脸上乐得跟花似的。但上级领导在宣布检修所人员任命命令会上,仍然给付长江附加了一个条件,“付老啊,有接班人了,你也走不了,你还得扶上马送一程啊!”付长江哪知,这一送又是多少个年头过去。

三

20世纪80年代后期,检修所虽然多了几个大学生人才,但“后继无人”的状况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退而不休的付长江忧心如焚:“干我们拆弹这行的,每个人都应像一根焊条,要以自己无私无畏的牺牲,去焊接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社会可能出现的精神的断裂,才能使我军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就在付长江的忧思与日俱增的时候,1989年9月,他的小儿子付学毅考上了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兵器系。

儿子考上军校并能离开弹药专业,可把母亲赵淑琴乐坏了。可是,从小就受父亲精神的熏陶和滋养,刚刚入学一个月的兵器系学员付学毅,竟然在学院历史上破天荒地向院党委递交了一份要求调换到弹药系的申请!“这人精神不正常吧!”“这是往‘虎口’钻啊!”面对人们的不解、疑惑、震惊,特别是学院领导犹豫不决时,付学毅给老爹写了两页纸的秘密“恳求信”……付长江一字一句看罢来信,乐了:“是我的儿子!”但他内心深处也卷起了漩涡:“我摆弄了一辈子弹药,最知道弹药的脾气,几十年来,这个小小检修所有多少位战友因弹药意外爆炸而……”想到这,付长江不敢往下想了。

一阵伤感过后,付长江又添了几分欣慰:小儿子毕业能接我的班,是好事嘛!只要技艺高,安全还是有保障的。很快,他托付老战友给学院领导捎去一句话:“我支持!”

放寒假了,付学毅带着转系成功的喜悦回到了家,母亲知道了真相,没给儿子好脸:“小毅,你爸这辈子我管不了,但你是小儿子,妈得说了算。你回去把专业改过来,不能走你爸这条老路,这辈子就认识炮弹……”娘俩正说话,突然一声炸响,母亲发神经似的

从炕上蹦下地,光着脚跑了出去,边跑边说,“完了,完了,出事了,你爸出事了……”当确认是飞机打空炮时,她才怔怔地回到屋里。

付学毅看到这一幕,只觉得鼻子发酸,他愧疚哽咽着说:“妈,儿子对不起您!您这辈子跟爸爸遭了不少罪,儿都知道,儿就是不愿妈今后再遭罪,不愿爸爸他们再受伤流血,更想让爸爸真正退休回家享受天伦之乐,才决定接爸爸班……”

1991年夏天,付学毅毕业了。他带着知识,带着理想,带着新一代军人对事业的忠诚,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开往拆弹场的列车,绿色的列车在绿野中穿行,仍像长江那条飘动的玉带,在壮烈地奔泻、流淌。作为后浪,他决心踏着父辈的前浪,奋力追赶。

当长江那条飘动的玉带进入2000年,付长江在培养了“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等一代代技术新人后,弹药销毁工作也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现代化。他功成名就,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退而休”了。但他仍然说:“我虽然老了,身子骨不大行了,但嘴还能说,我有义务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告诉下一代、下一代。”

每次上党课、讲传统,他都不住地告诫年轻人,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我们不能马放南山……

四

2020年新春,弥留之际的付长江有时清醒过来,当他听到“90后”,还有“00后”“白衣天使参加湖北抗击疫情战斗,他很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在感动的泪眼中,他仿佛感受到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铿锵足音,正义无反顾、排山倒海般走来,就像长江那条飘动的玉带,在奔泻、流淌……

3月7日下午,我正观看央视抗击疫情的特殊报道,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是付长江的女儿,告诉我她爸爸病故了,86岁,走时非常安详……

闻罢,我的眼角发热,泪眼中仿佛看到一滴滴水珠汇成了一条滚滚东去的大江,而付长江恰似这条大江的一朵浪花,他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生命履行使命。从他远去的背影里,我看到了一代代中国军人的精神和情怀奔腾不息……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致敬英雄

■袁 鹏

我看不见你的脸庞
但却看见你坚毅的目光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但却听到你集结的铿锵
我不曾听过你的名字
逆行者的称呼已足够响亮

除夕呼啸的银翼
承载着你一往无前的荣光
厚重的隔离服
是你伏魔的金甲
护目镜后流淌的温柔
浇灌我生的希冀
朔风凛冽,定格你
出征的笑靥
汉水澄澈,映照你
凯旋的旌旗

我知道
从来没有什么横空出世的战神
唯有誓死不退的英雄
江城铭刻忠诚
使命呵护生命
战士的呐喊
足以令魔鬼丧胆
苦难催生担当
考验孕育成长
14亿颗心的凝聚
足以修复山河,苏醒大地
终于,春来了
太阳照常升起,我们一起去听
云淡风轻,红情绿意
我们一起去看
繁花似锦,人世安详

战“疫”进行时

“阿姨,真想看看你长的什么样子,你的眼睛很美丽,心也美丽,人肯定更美丽,我们出院了,你也要注意防护好啊!”女孩说着拿起手机拍了一张李红霞的照片。

3月4日,对李红霞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那个可爱的女孩,离开火神山出院了。

那些感恩的话语是留给全体医护人员。那个女孩转身登上前来接她的车辆,李红霞一边冲她挥着手,一边被激动的泪水打湿了眼眶。抬头看看明媚的蓝天,她把幸福的眼泪慢慢逼回去,戴着护目镜,不能流眼泪。

李红霞是火神山医院护理部助理员,病房是她的主阵地。送走了那个可爱的女孩,李红霞回到病区继续查房。昨天入院了十多个新病人,分到不同病房,李红霞要一一看望,了解他们的状况。

二病区新入院的两个患者余大姐和刘婆婆总体情况较好,适合做肺功能锻炼,李红霞挨个病房给他们讲解呼吸操的做法,怎样吸气,怎样呼气,怎样做才能提高肺泡通气量。因为戴着厚厚的两层口罩,本身就有些憋气,一遍教下来,李红霞感觉自己也开始气短了。

“来,深吸一口气,我们再来一遍……”

教完后,余大姐和刘婆婆不住地对李红霞作揖拜谢,连连说:“我给你们,给国家添乱了,你们这么忙,这么辛苦还要照顾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太感谢你们了!实在太谢谢了!”这一顿夸,把李红霞说得脸都红了,“我没做什么,只不过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了点小事,只有你们自己加倍努力,才能不辜负所有家人的等待和期盼。”临走时,李红霞让余大姐添加了微信,这样,即便下班回到住处,她也可以督促大姐和婆婆,更好地指导她们进行康复训练。

进入火神山医院以来,护理工作越来越顺,工作的重心由前期的紧张筹备收治患者,转入到落实患者的基础和专科护理和专业照护,整体来说,护理品质提升了不少。

从二病区出来,李红霞心里还有一件事,她打算再去看看那位入院十多天的老大爷。大爷刚入院那晚,病区护士长发现大爷骶尾部皮肤异样,给李红霞打求助电话,当时是晚上,病区清洁区没有人,若是护士们从病区内换衣服出来再去拿药,又要浪费一套防护服。李红霞急急忙忙从护理部办公室飞奔向仓库,为大爷领取了保护皮肤的敷料,所以对大爷的情况记忆犹新。

老大爷87岁,年纪大了,入院前一直住在老年公寓。大爷非常可爱,有时思路清晰,有时犯点糊涂,经常把吸氧管拔了,为这,护士长没少做大爷的工作。因为大爷的基础病多,屁股上有失禁性皮炎,所以护理人员去看望大爷的次数就格外多些,照顾大爷也就格外尽心。护理人员还专门为大爷建立了翻身卡。

李红霞进入病房的时候,大爷正躺在床上发愣。大爷的耳朵有点背,跟他交流得靠近一点。李红霞趴在大爷耳朵边上,让他翻身。大爷十分配合,高声说“好!”

大爷皮炎的面积缩小了很多,皮肤完好,没有压红,这是一个好现象。李红霞心里十分高兴,临走前对大爷说,大爷,你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好啦!

大爷看着李红霞和病区护士长,竟一点也不糊涂:“是在你们的照料下,越来越好……”霎时,李红霞觉得心里满满的都是温暖,对于医护人员来说,苦点累点不怕,最重要的是,付出的努力得到了

阵地「红霞」

火神山人物素描③

■王 昆

病人的肯定。

这时,另一个病区的护士长在对讲机里呼叫李红霞:“李助理,今天咱们收了一个糖尿病的新冠肺炎患者,自带的胰岛素用完了,科室没有备用药,血糖仪也没领回来,这可咋办?”

这时外面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护士长还在对讲机中焦急地说着:“万一因血糖过高影响到患者病情咋办?我们需要胰岛素和血糖仪!”

李红霞问了问患者本人现在什么情况,护士长的回答让她哭笑不得,患者本人感觉无所谓,说他缺一晚没有啥,自己经常忘了打针。可我担心啊,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

听完情况,李红霞斩钉截铁地告诉护士长:“你别急,等我,我马上去仓库协调,再晚也把药和血糖仪给你领回来!”

茫茫夜色,路灯也像在打盹儿,若明若暗地照着李红霞去仓库的小路。她心里着急,三步并做两步就像要飞,眼看就要到库房了,一个趔趄,她被绊倒了。搓着疼痛难忍的膝盖,李红霞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碎砖,不注意,还真是看不见。李红霞也顾不上疼,拍了拍衣服上的泥土,又向库房奔跑过去。

把血糖仪和胰岛素顺利地送到病区后,快到晚上十点了。李红霞赶紧坐上十点半的返回班车,那个时候,和她同班次的战友已经回到宿舍休息了。

回到宿舍,膝盖的疼痛还在肆虐着李红霞的神经,她慢慢地坐到床上,轻轻地撩起裤管,一大块瘀青被重重地刻在那里。一边擦着药膏,一边回味着一天来的工作,虽然膝盖很疼,可是心里很满足。大概这块淤青,就是一枚闪闪发光的“奖章”,印证着她的责任与担当,作为对她的“回报与奖赏”吧。

临休息前,李红霞翻出手机,刚通过大姐的好友申请,就收到了余大姐的问候:“辛苦你了,早点休息。”看到这温暖的话语,再怎么累也值得。随后,余大姐发来一段视频,是李红霞教刘婆婆做呼吸操的时候录的。她又看了看大姐对护理人员充满肯定、充满感激的话,自我鼓劲儿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也唯有如此,才能不负人民对医护工作者的信任和尊敬。



共筑防线(中国画)

夏荷生 安佳作

鲜花与彩虹

■白子玄

军营纪事 —— 每段记忆,都气壮山河

也许泪水流尽
土壤更加肥沃
也许我们歌唱太阳
也被太阳歌唱着
也许肩上越是沉重
信念越是巍峨
……

多年以后,或许还是一个春天,阳光正暖,漫山遍野盛开鲜花。刘燕坐在暖阳下眯着眼睛,春风吹过她的脸庞,她一准会想起舒婷的这首诗《也许》,会想起关于2020年新冠肺炎的那场战“役”和院长长廊中,那个一直给她信念的故事:在解放榆林战役中,医院院长徐根竹等5名医护人员为救患者而壮烈牺牲……

那一年,祖国经历了一场无法想象的危难。因为那场危难,多少鲜活的生命消逝;又有多少白衣天使逆行而上,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生命的防线。

刘燕是火神山医院感染六科一病区护士。从黄河之滨的兰州毅然请战,来到长江之畔的武汉防疫战场。

疫情发生前,刘燕13岁的女儿曾和她兴致勃勃地制订了详细的春节“亲子计划”,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计划都泡汤了。面对妈妈的选择,她很懂事,在给妈妈的信中她这样写道:“亲爱的妈妈,您是一名军人,更是一名白衣天使,您肩负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妈妈,您放心吧,我和爸爸一定照顾好家里。不

管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何时结束,我们永远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作为军队医护人员,她忠实地履行了“我是军人我先行”的誓言,但在女儿的成长中,她却是一个缺席者。

“与死亡俱来的一切,往往比死亡更骇人:呻吟与痉挛,变色的面目,亲友的哭泣,丧服与葬礼……”这是弗兰西斯·培根《论死亡》中的一段话。这其中的悲痛,刘燕比谁都明白,尤其夜深人静,伴随她失眠的便是那些患者的眼神。

疫情来得凶残而无情,不仅隔开了人与人的距离,也隔开了亲人间的生死相望。在火神山医院的28天里,为了缓解患者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她每天都要陪他们说很多话。

安静的“红区”病房内,每一天的工作都很琐碎,取药、核对信息、消毒、换药,所有环节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同行的战友说,她是个很安静、很细致的人,液体接续时从不会惊扰患者。看着重新滴入输液管中的液体,听着病床上患者平缓的轻鼾声,她在护理记录单上认真地填写“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睡眠尚可,晚间护理已落实”……

医护人员最大的问题是累,每次轮班后,刘燕坐在更衣间的凳子上都能睡着。下班回到住处,不管多晚,她都要在微信家庭群和亲人聊会几天,怕家人惦念。面对叮嘱,她回复最多的是“我很好”“吃得饱”“不累”“防护没问题”……

家人不知道这些回复,是她用被消毒水浸泡得发白、发皱的手指拼出来的。这座城市,每天都有生离死别。她不会告诉家人,因病人没抢救过来,她